原件短缺

拈古

世尊纔生下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吃貴圖天下太平

師云世尊大似靈龜曳尾自取喪身之兆雲門雖則全提正令也是為他閑事長無明當時但於地上劃一圓相就圓相中書个丁字復展兩手示之管取冰消瓦解

世尊一日陞座默然而坐阿難白槌云請世尊說法世尊云會中有二比丘犯律行我故不說法阿難以

他心通觀二比丘遂乃遣出世尊還復黙然阿難又
白適来為二比丘犯律是二比丘已遣出世尊何不
説法世尊云吾揩不為二乘聲聞人説法便下座
　師云世尊能挽千鈞之弩銀山鉄壁箭又皆
　通阿難雖有隱身之術殊不覓髑髏後中箭
　還有辯得過底麼

世尊有異斈問諸法是常耶世尊不對又問諸法是
無常耶亦不對異斈曰世尊具一切智何不對我世
尊云汝之所問皆為戲論
　師云異斈雖言若啞世尊無語如雷遮裏見
　得分明正是增益戲論何故諦听諦听

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白槌擯
粘槌乃見百千万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槌
世尊遂問迦葉汝擬擯那个文殊迦葉無對
　師云文殊知底迦葉不知迦葉知底文殊不
　知彼又不知且置百千万億文殊那个是真
　底

世尊昔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衆皆黙然惟迦
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
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

迦葉

師云世尊扶頭迦葉扶尾直至如今槿夆不
起莫有共著力者麼以兩手作扶勢云也只
兀底耳

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胸告衆云汝等善觀吾紫
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
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時一万億衆悉皆
契悟

師云黃面瞿曇四十九年顛之倒[illegible]豎
說貴圖末後懇懃殊不知賺他百[illegible]全
今陸在鐵圍山下無由解脫

馬大師因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来意師
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爲你說問取智藏去僧乃問藏
藏云何不問和尚曰和尚教来問藏云我今日頭痛
不能爲你說去問取海兄僧遂問海又云我到遮裏
却[illegible]會僧回舉似師又云藏頭白海頭黑

師云馬師父子一門非特佛口蛇心亦善六
韜三畧遮僧若無諸葛孔明之作管取喪身
失命

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

師云衆中商量皆謂心本是佛又外無心故
云即心是佛苦哉苦哉若作遮般見解明後
日吃鐵棒有分在既然如是合作麼生石壓
笋斜出崖懸花倒生

百丈和尚凡參次有一老人常隨衆聽法一日衆退
[illegible]老人不退丈問汝何人也老人云諾某甲非人也
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底人
還落因果也無對云不落因果五百生墮野狐身今
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遂問大修行底人還
落因果也無丈云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礼
云某甲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告和尚乞依亡僧
事例丈令維那白槌告衆食後送亡僧大衆言議一
衆皆安涅槃堂又無病人何故如是食後丈自領衆
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
師云大衆前云不落後云不昧還有得失也
無若無因甚有墮有脫若有試出來分明道
看有麼有麼揔是一隊野狐精莫怪山僧壓
良為賤

中國師因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通肅宗帝
命國師試驗三藏纔見也乃禮拜立于右忠問汝得

他心通耶藏曰不敢忠云汝道老僧即今在甚処藏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去西川看競渡船忠良久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甚処藏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向天津橋上看弄猢猻忠第三問藏良久罔知去処忠叱云遮野狐精他心通在甚麼処三藏無對

師云大小國師平生伎倆總被遮胡僧勘破

雖然頼遇聖君證明

南泉住菴時一僧到泉乃云某甲上山作務請齋時作飯自吃了却送一分來其僧齋办自吃了却將家事一時打破仍就床卧泉伺久不來遂歸見僧卧泉亦去一邊卧僧便起去泉住後云我往前住菴時有个靈利道者来直至如今不見

師云南泉雖則步步踏實未免隨人起倒遮僧縦解飽食高眠决定不知飯是米做高峯恁麼告報設有一字安虛永墮拔舌地獄

趙州因僧遊臺山次問一婆云臺山路向甚処去婆云驀直去僧纔行三五步婆云好个師僧又與麼去後有擧似趙州州云待我去勘過遮婆子明日便去亦如是問婆亦如是對州歸謂衆曰臺山婆子我為勘破了也

師云遮个公案若據諸方判斷趙州勘破婆
子若據高峯點檢將来正是婆子勘破趙州
畢竟以何為驗以手指云驀直去

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

師云大小趙州拈出一粒巴豆子攪惱衲僧
腸肚設有吞吐得者亦不免喪身失命何故
急急如律令

僧問趙州万法帰一一帰何処州云我在青州作一
領布衫重七斤

師云趙州一段綿密工夫風吹不入雨打不
濕惜乎不鮮相體裁衣翻成鈍置高峯則不
然忽有人問万法帰一一帰何處只向他道
我二十年前曾向遮裏打失一隻眼睛至今
指鹿為馬大衆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

甘贄行者閙接待凡有問行者接待不易者云辟如
餧驢餧馬瑯瑯云仗把飯来五祖和尚云顛行者長
似今日

師云瑯瑯和尚美則美矣只是做造愴忙不
堪供養五祖和尚不鑑来風一鑊淡虀羹矣可
惜著了許多鹽醋辟如餧驢餧馬只向他道

殘羹餿飯不勞拈出大衆且道与古人是同
是別定當得出日消万兩黃金不然吃水也
須防噎
陸亘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片石亦曾坐亦曾卧
如今欲鐫作佛得麼泉云得又大夫云莫不得麼泉
云不得不得
師云南泉恁麼祇對正所謂聖人無常心以
百姓心為心也
大夫嘗問南泉曰弟子家中於一瓶内養得一鵝兒
今來長大欲出此鵝且不得打破瓶亦不得損却鵝
未審和尚有何方便泉召云大夫大夫應諾泉云出也
師云南泉潦倒手眼不親縱饒出得也是死
偵高峯只向他道大夫還曾示人麼纔擬祇
對便與乱棒打出非特為遮漢脱却鶻臭布
衫要使天下衲僧箇又解粘去縛麼快平生
木平問洛浦一漚未發時如何浦云移舟諳水脉舉
棹別波瀾平不契又問盤龍龍云移舟不別水舉棹
即迷源平於此有悟後雲峯悅和尚云若於洛浦言
下悟去猶較些子後來不合向盤龍死水裏浸殺
師云若不是悅公洎合被他瞞却然雖如是

且道盤龍諸訛在甚處移舟不別水夲棹即

迷源

石鞏和尚凡見僧以弓架箭示之一日三平至鞏云看箭三平乃撥開胸云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又作麼生鞏乃扣弓絃三下平便作禮鞏云三十年架一張弓兩隻箭只射得半个聖人遂拗折弓箭

師云石鞏張弓傍若無人三平承箭美巧成拙然雖如是半个聖人又作麼生落花片片隨流水流水無心戀落花

雪峯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方晒飯巾次乃見德山自托鉢至法堂前峯遂問遮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処去山便回方丈峯舉似巖頭又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山聞令侍者喚巖頭去問汝不肯老僧那巖遂密啓其意山乃休去至明日陞堂果与尋常不同巖至僧堂前撫掌大笑云且喜得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柰伊何雖然如是也只得三年

師云佛祖機緣古今公案其中諸訛無出於此或謂巖頭智過於師故有密啓其意殊不知犯孫夭之卦万劫遭殃且道利害在甚麼

處撫掌大笑云侍者分明記取三十年後有
人證明

雪峰示衆云南山有一條鱉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
看時長慶出云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以
拄杖攛向峰前作怕勢後僧挙似玄沙沙云須是稜
兄始得然雖如是我則不然僧云和尚作麼生沙云
用南山作麼

師云雪峰和尚雖慣作窠窟争柰諸子不善參
随未免一場敗露至今千載之下惡聲猶在

僧問夾山如何是夾山境山云猿抱子歸青嶂裏鳥
銜花落碧巖前後法眼道老僧二十年只作境話會

師云大衆還會麼直饒向遮裏會得見法眼
則易見夾山則難

僧問投子如何是十身調御子下繩床立又有問凡
聖相去多少子亦下繩床立

師云一轉語天懸地殊一轉語言端語的具
眼底試辨看

聲明三藏善别音聲劉大王請玄沙驗之沙乃将銅
火筯敲鉄火炉問云是甚麼聲藏云銅鉄聲沙云大
王莫受外國人瞞

師云大小玄沙能所未忘當時賴遇是劉大
王若撞著个本分衲僧管取一場漏逗

玄沙坐次見面前地上一點白指問侍者云見麽者云見
如是三問如是三對沙云你也見我也見因甚麽道不會

師云大衆見即見會即會無復疑矣且道遮
一點白淡定是个甚麽

僊天和尚因一僧叅擬作禮次天云野狐兒見甚麽
了便禮拜僧云老禿奴見甚麽了即便與麽問天云
苦哉苦哉僊天今日忘前失後僧云要且得時終不
補失天云爭不如此僧云誰甘天呵呵又笑云遠之遠
矣僧以目四顧便出

師云一問一荅有賓有主盡謂二俱作家若
據高峰點檢將来遮僧猶自可僊天笑殺人

和安通禪師因仰山作沙弥時常喚寂子与我拈床
子来仰持至通云送舊処着復問寂子床那邊是甚
麽曰無物遮邊聻曰無物通又召寂子子應諾通云
去

師云潦倒和安用心不減仰山命蹇爲魅所
著山僧恁麽道也是逢風秉炬

僧問佛日獅禪師如何是毗盧印獅云草鞋踏雪僧

云學人不會鄉云步又成跡
師云佛日和尚雖則不負来機高提祖印殊
不知古篆難明錢令遮僧遇如不遇若是高
峰則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毗盧印但言文
不加點又云學人不會但云要會作麼且道
與佛日是同是别
僧問高安澄禅師旧歳已去新歳到来還有不受歳
者麽澄云作麼生僧云恁麼則不受歳也澄云城上
已吹新歳角窓前猶點旧年灯僧云如何是旧年燈
澄云臘月三十日

師云大小高安被遮僧随後一逐如鼠入牛
角相似直至如今轉身不得莫有救得底麽
且待来年
雪竇和尚示衆云客從遠方来遺我徑寸壁中有四
个字字字無人識佛鑑師翁拈云客從遠方来遺我一
徑寸壁中有四个字不必重拈出
師云二大老一人說易一人說難未免見有
偏枯高峯則不然客從遠方来遺我徑寸壁
中有四个字字字無平仄
拈古終

頌古

世尊在靈山會上拈一枝花瞬青蓮目普視
大衆時百万人天惟迦葉破顔微笑世尊云
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
門付囑摩訶迦葉

靈山拈出一枝花百方都来是作家惟有飲光猶未
瞥那堪眼裏又添沙

世尊昔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
処惟有一女人近彼佛坐入於三昧文殊乃
白佛云何此人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告文

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
遶女人三匝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
力而不能出世尊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
女人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
罔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須臾罔明大士從
地湧出作禮世尊勅罔明出罔明却至女子
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
兩又成羣罪莫窮謾將鼠伎逞英雄當時若作今時
世縱使瞿曇也不中
達磨大師一日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
各言所得乎時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
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又
尼捴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
見更不再見祖曰汝得吾肉又道育曰四大
本空五蘊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當情祖
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大師出禮拜依位而
立祖曰汝得吾髓乃傳衣付偈
死欵都來一口供情窮理極卒难容若將皮髓論高
下爭見花開五葉紅
僧問六祖黃梅意旨甚麼人得祖云會佛法

人得僧云和尚還得麼祖云我不得僧云為
甚麼不得祖云我不會佛法
祖師不會禪夫子不識字棒打石人頭曝々論實事
僧問馬大師離四句絶百非請師直指西來
意師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去問取智
藏僧問藏々云我今日頭疼不能為你說去
問取海兄僧問海々云我到遮裏却不會僧
回舉似師々云藏頭白海頭黑
攢花簇錦絶纖塵一度拈来一度新帶得血流無用
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馬大師云即心是佛又云非心非佛
殺人猶可恕再犯豈能容貶向無生國千聖不知蹤
藥山久不陞堂院主白云大衆久思和尚示
誨山云打鐘著時衆方集藥山便下座歸方
丈院主復白云和尚許為衆說法因甚一言
不施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
眉毛鎛裏積山嶽鼻孔中藏師子兒南北東西無限
意此心能有幾人知
溈山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
左肋書五字云溈山僧某甲此時若喚作溈

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云溈山僧
　某甲且道喚作甚麼
綠樹陰濃夏日長樓臺倒影入池塘水晶簾動微風
起滿架薔薇一院香
　甘贄行者因巖頭在家過夏一日把針次甘
贄前立頭乃以針作劄勢甘遂歸著衣擬出
禮謝妻乃問翁作甚麼甘云不得說妻云有
甚事也要大家知甘舉前話妻云從此三十
年後須知一度吃水一度噎殺人女子聞乃
云還知盡大地人性命被巖上座針頭上劄

　　將去也無
幸然無事鼓風濤激起洪波万丈高直得渾家都浸
殺至今平地浪滔滔又
　趙州勘婆子
自小丹青畫不成年來始覺藝方精等閑擲筆成龍
去換却時人眼裏睛
　趙州三佛
泥佛不度水毗嵐風忽起大地黑漫漫又衲僧爭敢視
金佛不度炉鉄褁夜明珠一槌俱粉碎清光何処無
木佛不度火掣開金殿鎖內外絕遮攔時人猶爐爤

趙州無字

趙州狗子佛性無十分春色播江湖幾多摘葉尋枝
底空使洛陽花滿途

趙州一日在佛殿上見文遠侍者禮佛以拄
杖打遠一下遠云禮佛也是好事州云好事
不如無

禮佛脩行不較多何須特地起干戈直饒打得回頭
後免子何曾離得窠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四面洪波萬丈深上天無路地無門个中有理應難
許不是愁人也斷魂

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来時如何州云
放下著陽云一物不將来放下个甚麽州云
看你放不下陽當下大悟

呑而復吐吟烟浮月落寒山猶未休重把絲綸輕一
掣豈知元只在鈎頭

尼問趙州密密意州以腕上搯一搯尼云和
尚猶有遮个在州云你猶有遮个在

猛虎深藏淺草窠幾回明月入烟蘿頂門縦有金剛
眼未免當頭蹉過他

臨濟示衆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在
面門出入
颯又秋風滿院凉芬芳籬菊半經霜可憐不遇攀花
手狼籍枝頭多少香
僧問興化四方八面来時如何化云打中間
底僧便禮拜化云我昨日赴个村齋中途遇
卒風暴雨却向古庙裏亸得過
颿炎炎又燒斷腸親逢王饍不能飡可憐併逐溪流
去百億滄溟透底香
肅宗皇帝問忠國師云百年後所須何物忠
云與老僧造个無縫塔帝云就師請塔樣忠
良久云會麼帝云不會忠云吾有付法弟子
躭源却諳此事請問之後詔問源又乃有頌
云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黄金充一國無影樹
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識
國師塔樣最尖新覿面拈来不露文却被躭源添一
線至今描邈乱紛紛又
陸亘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也曾
坐也曾卧擬鐫作佛得麼泉云得又亘云莫
不得麼泉云不得不得

楊柳溪邉垂緑線黄鶯枝上聲ㄡ囀幾多貪翫不知
春空使落花千万片

靈雲見桃花悟道

三千年来在夢中生涯喪盡絶行蹤自慚一見桃花
後依舊漫天鼓黒風

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落花臺上重鋪錦瑪瑙堦前布赤沙情義盡從貪處
斷世人偏向有錢家

夾山和尚示衆云我二十年住此山未嘗挙
著宗門中事一日有僧問承和尚有言二十
年住此山未曾挙著宗門中事是否山云是
僧便掀倒禅床山休去至明日普請掘一坑
令侍者請昨日問話僧来山云老僧二十年
来只説無義語今請上座打殺老僧埋向坑
中便請便請上座若不打殺老僧上座自著
打殺埋此坑中始得其僧歸堂装束潜去

紅輪杲ㄡ正當空昨日今朝事不同盡謂古今都坐
斷誰知賊過後張弓

百丈云汝等為我開田吾為汝説大義僧開
田了白云開田已竟請和尚説大義百丈行

數步而立展開兩手
滞貨多年要脱身巧粧綺語説諸人及乎拈出當場
賣索價遼天誰敢親
雲門垂語云乾坤之内宇宙之間中有一寳
秘在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来燈籠
上
弓絃走馬驀相逢覿面全提未見功拈出輪王三寸
鉄直教血濺梵天紅
僧問慈明如何是古佛家風明云銀蟾初出
海何處不分明
銀蟾出海照無私處〻分明是阿誰見面不須重問
訊從教日炙與風吹
僧問慈明如何是不動尊明云提不起
不動尊提不起茫〻宇宙誰能委秋江清夜月澄輝
鷺鷥飛入蘆花裏
李附馬問慈明我聞西河有金毛獅子是不
明云附馬甚處得遮消息李喝一喝明云野
犴鳴李又喝明云獅子吼
逆風吹又順風吹鉄眼銅睛爭敢窺万古碧潭空界
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黃龍三關

佛手驢脚与生緣鬼面神頭有許般雲散碧天孤月朗澄潭徹底影團又

五祖演和尚一日持錫遶廊云莫有屬牛人問命麼衆皆無語自云孫臏今日開鋪更無一人垂顧可憐三尺龍鬚喚作尋常破布

無端平地起干戈爭似屬牛人更多滿面慚惶無著處低頭依舊入煙蘿

五祖演和尚謝監收上堂人之性命第一須是○欲得成此○先須防於○若是真○人

○○

一二三四五六圈心肝粉碎髑髏穿若將方木投圓竅醜媸爭教得少年

頌古終

偈頌

頌趙州無字示陳太尉

澄潭千載毒龍蟠倒嶽傾湫誰解看直下一刀成兩
段虛空粉碎髑髏乾

示如法禅人

識得根源認得伊全身猶墮在塵圜縱然和座都撤
倒尚有烟霞遶翠微
直造懸崖上上関白雲影裏轉身难个中若使能通
變奪食驅耕總是閑
如々不動法中主舉足無非是道場不到水窮雲盡

處爭知覿面是檀郎

示如夢禪人行脚

閑處休居靜莫住轉入轉深轉幽困縱至深々盡底時更須知有那一步昔日曹溪親到来今時往々多差互若非喪尽目前機倒嶽傾湫無覓處

山中四威儀借佛鑑師翁韵

山中行。步高身儘輕。擬飛去。惟恐世人驚。

山中住。黯淡雲無數。擔相期。共守無生路。

山中坐。靜看空花墮。問何為。待結團欒果。

山中臥。月落猿啼過。正堪眠。石室從教破。

雲菴

或淡或濃掩雨去半舒半捲逆風来為憐途路無棲泊卒把柴扉永夜開

示徒

學道如初莫變心千魔万难愈惺々直須敲出虛空髓拔却金剛腦後釘

學道之心似鏡明纖塵纔染便忘形廓然照出娘生面々簇青烟鎖翠屏

學道如撑逆水舟篙々著力莫随流忽然失脚翻身去跡断寒江月一鈎

示徒

工夫果的有真疑動靜寒暄總不知枕子驀然開口笑鉢盂踍跳上須弥

示淳讌首座持鉢

千家万家總是維摩丈室十斛百斛無非達磨眼睛若向遮裏會得何勞向外經營其或未然咄酒肆婬坊休放過龍宮虎穴要親臨

示徒三戒

開口動舌無益於人戒之莫言

舉心動念無益於人戒之莫起

舉足動步無益於人戒之莫行

辭世

来不入死関去不出死関鉄蛇鑚入海撞倒須弥山

偈頌終

小佛事

若瓊上座火

本炬云向遮裏薦得拈一莖草即是瓊樓玉殿不然瓊樓玉殿即是一莖草擲下火云剔起眉毛火裏看

志足淨人火

生不足死有餘灰飛烟滅露全軀便恁麼有何拘六月炎又火一炉

志藏淨人煅骨

一大藏教全體是火若有嶺南蜜骨便好赤身擔荷雖然須公紅炉重煅過

二正上座煅骨 一人歯不壞

正上座兩不成雙一不成隻牙歯分明是具骨乃煅炉中色正輝涅牛觸碎蒼龍窟

志光居士火 吴士

以火打團相云姑蘇水天目山總是維摩不二関烈燄光中回首處依稀髣髴似人間

廣捨上座煅骨

取不得捨不得正恁麼時如何委悉出剔起眉毛火裏看分明一具黄金骨

明山都管火

以火打圓相云遮裏見得便見山即山水即水大洋
海底火星飛天目峰頭波浪起不然擲下火云家又
門前火把子

志明道人火

只遮一著子今古無傳授惟有明道人始終能保守
守鉄牛火裏翻筋斗

得意化主入塔

得意忘言洋行順化常在途中不離家舍彈指一下
塔戶開了也遍界髑髏無處藏遮裏全身俱放下

法曇上座火

汝名瞿曇佛名法曇分明辨從疑則別參擲火云大
洋海裏火燒龕

小佛事終

讃佛祖

觀音大士

大海波心盤陀石上真觀淨觀觀是相非相如月在天
無水不現水月俱捐如何瞻仰咄切忌妄想

達磨祖師二

開旗展陣入梁邦未覩天顏早已降縱有神通難轉
欵翻又一葦渡長江

三空請讚

未離西乾惡聲已布面壁九年一場敗露哦不知賺
却多少兒孫直至如今釘椿摇櫓

讚佛祖終

自讚

師子院明初院主請

鼻無兩竅眼露雙睛十分無面目一味得人憎將正
續三世之業等閑籍沒向白雲千峯之上特地掀騰
坐断死關幸自惡聲難掩那更被伊描邈轉見可憐
生阿呵又三十年後寧無人路見不平

大覺禪寺祖雍長老請

中天仰毒奮師子威平生負重病舉世無良醫向蓮
峯揷一莖草為少室發千鈞機舌頭無骨額下生眉
喚作開山即錯不喚作開山猶非従教後代亂針錐

西隱接待師立山主請 地名西馬塍

烏豆眼睛生鉄面具向孤峰頂上将無米飯塞斷天下衲子咽喉固是家常因甚更教人參个一歸何處咩憶著江南三月天馬塍西畔春無數

雙髻禪菴請

怨無明逞人我誹釋迦罵達磨雖是赤心返成話墮六年坐鋪責不行至今被人喚作滞貨

禅人請讚二

遮个村僧只好聞名尾巴終露天下人憎不識巖頭密啓處剗言悟得仰山禅遮場敗露难遮

蓋留與兒孫万世傳

自讚終

行狀

師姓徐諱原妙蘇之吳江人受業秀之密印雪岩欽禅師的嗣生宋戊戌三月二十三日申時受具癸丑寶祐乙卯行脚辛酉得悟丙寅隱龍鬚苦行九載甲戌遷雙髻大元己卯上西峰辛巳入張公洞扁死關不越戶十五年學徒參請無虛日僧俗授戒幾數万

人聞山師子大覺元貞乙未臈月朔焚香說偈告衆
坐亡春秋五十八臈四十三度徒弟幾百人以是月
二十一日庚申全龕塔于死關之內從治命也

孝小師明初嗣法比丘祖雍 識

行狀

師諱原妙號高峰吴江人俗姓徐母周氏夢僧乘舟投宿而孕宋嘉熙戊戌三月二十三日申時生繈離襁褓喜趺坐遇僧入門輙愛戀欲從之游十五歲懇請父母出家投嘉禾密印寺法住為師十六薙髮十七受具十八習天台教二十更衣入淨慈立三年死限學禪一日父兄尋訪巍然不顧二十二請益斷橋倫令參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話於是脇不至席口體俱忘或如厠惟中單而出或發函忘扃鑰而去時同叅僧顯慨然曰吾已事弗克辦曷若輔之有成朝夕

護侍惟謹時雪巖欽寓北磵塔欣然懷香往扣之方問訊即打出閉却門一再往始得親近令看無字自此叅和無虛日欽忽問阿誰與你拖个死屍來声未絕即打如是者不知其幾師扣愈虔值欽赴處之南明師即上雙徑叅堂半月偶夢中忽憶斷橋室中所舉万法歸一一歸何處話疑情頓發三晝夜目不交睫一日少林忌隨衆詣三塔諷經次檯頭忽覩五祖演和尚眞讚云百年三萬六千朝返覆元來是這漢驀然打破拖死屍之疑其年二十四矣解夏詣南明欽一見便問阿誰與你拖个死屍至這裏師便喝欽拈棒師把住云今日打某甲不得欽曰為甚麼打不得師拂袖便出翌日欽問万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狗舐熱油鐺欽曰你那裏學這虛頭來師云正要和尚疑著欽休去自是機鋒不讓次年江心度夏逰運由國清過雪竇見西江謀希叟曇寓旦過曇問曰那裏來師拋下蒲團曇曰狗子佛性你作麼生會師云拋出大家看曇自遊歸堂暨欽掛牌于道場開法于天寧師皆隨侍服勞屢將有所委任辭色毅然終不可強一日欽問日間浩浩時還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又問正睡著

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師無語欽嘱曰從今日去也不要汝學佛學法也不要汝窮古窮今但只飢來吃飯困來打眠纔眠覺來却抖擻精神我這一覺中主人公畢竟在甚麼處安身立命丙寅冬遂奮志入臨安龍鬚自誓曰拚却一生做个癡獃漢決要這一著子明白越五載因同宿友推枕墮地作声廓然大徹自謂如泗州見大聖遠客還故鄉元来只是舊時人不改旧時行履處在龍鬚九年縛柴為龕風穿日炙冬夏一衲不扇不炉日搗松和糜延息而已嘗積雪沒龕旬餘路梗絕烟火咸謂死矣及霽

可入師正宴坐那伽甲戌遷武康雙髻峰盖和菴主攀蘿又上一稜層之意也及至學徒雲集然菴小难容乃披其尤者居之丙子春學徒避兵四去師獨掩関危坐自若及按堵啓戸視師則又嚋昔雪中之那伽也於是戸屨弥殿應接不暇乃有椰標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峯万峰去之語己卯春腰包宵遁直造天目西峯之肩有師子巖拔地千仞崖石林立師樂之有終焉之意弟子法昇等追尋継至為葺芧盖頭未幾衆糧之蟻復集師乃造巖西石洞營小室如舟從以丈衡半之榜以死関上溜下滓風雨飄摇絶給侍

屏服用不濼身不薙髮截甕為鐺併日一食晏如也洞非梯莫登撤梯斷緣雖弟子罕得瞻視乃有三関語以驗學者云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佛祖公案即是一个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大脩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毗尼儻下語不契遂閉門弗接自非具大根負大志鮮不望崖而退雪巖方住大仰凡三喚師堅卧不起遂有竹篦塵拂及緑水青山同一受記語来授師懷中辦香始於人天前拈出道風所届日益遠遂有他方異域越重海踰萬山而来者矣鶴沙瞿提舉皈敬有年辛卯春得登山一瞻師

顏悦如夙契恵然施臣莊贍海衆師曰多易必多难吾力弗克勝堅拒之施心弥篤乃命僧議以此田歳入別於西峰建一禪剎請于官而後營之師欲不從不可得也爰得勝地名蓮華峰岡脉形勢天造地設得請以大覺禪寺為額請祖雍權管寺事田四稔所營亦既什三師有厭世之心矣師患胃疾已數年然起居飲食待人接物皆未嘗廢乙未十一月二十六日祖雍偕明初来省師又竟以末後事付囑遂取兩真軸口占二讚乃書之十二月初一日黎明辞衆云西峰三十年安談般若罪犯弥天末後有一句子不

敢累及平人自領去也大衆還有知落處者麼良久
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衆皆哀慟不已至辰巳間説
偈曰来不入死關去不出死關鐵蛇鑽入海撞倒須
弥山泊然而寂啓龕七日端然如生緇素奔哭者填
咽越二十一日庚申塔全身于死關遵遺命也壽五
十八臘四十三弟子僅百人受毗尼及請益者数万
人示寂後遠迩之人恨不得承顔領誨於塔前慟哭
然頂煉臂者猶憧又不絶師平日以慈悲為人自任
其在龍鬚也有僧若瓊焚祠牒從師忽染病師告之
曰病中絶緣正好做工夫汝臭皮袋皆委之於我但

和病捱去決不相賺目往供給而啓裁之因其思醋
爲遠乞以歸得酒焉復易之往返四十里以濟其一
啜病亟索浴俯見湯影即有省喜笑如脱沉痾信宿
書曰三十六年顛倒今日一場好笑娘生鼻孔豁開
放出無毛鐵鷄師問如何是娘生鼻孔瓊竪起筆師
曰又喚甚麼作無毛鐵鷄瓊擲筆而逝或有閲予所
紀詳一而遺衆何也喬祖曰被亡而晦恐逸故書師
自雙峰而至死關風勵學者入室不以時每見一期
将終上堂誨示諄又甚至継以悲泣平居誨人世出
世法皆懇々切至軟語些又和易如坐春風中使人

醉心悦服咸自謂得師意及至室中拄三尺黑蚖鞭笞四海龍象則緣髮無少容借来者如登萬仞山而躋氷崖雪磴進無所依退無所據莫不凛然失其所執設有不顧性命強爭鋒者師必據其案款盡底搜詰破石驗璞刮骨見髓勘其深淺真偽定其是非與奪卸僧伽黎痛决烏藤以明正其賞罰嘗語學者曰今人負一知半解所以不能了徹此事者病在甚処只為坐在不疑之地自謂千七百則公案不消一喝坐却曲录床子及乎被參徒下一喝則不能辨其邪正往又一句来一句去如小兒相撲伎倆相角盡是從前得處莽鹵故也直須叅到大徹之地親見親證明得差別智方能勘辨得人方能殺活得人此是吃折脚鐺中飯底工夫徹到未易以口舌爭勝負也假如兩人從門外来未見其面同時下一喝且道那一个有眼那一个無眼那一个深那一个淺還辨得出麼師之機用不可湊泊下語少所許可其門戶險絶如此復念今時學者不能以戒自律縱有妙語亦难取信於人乃有毗尼方便之設焉師寓南竺日嘗誤踏一筍取而食之其後賣衣告償㭊薪擘果見虫復全而置之濾水囊終身不廢師之細行涅南山之竹

莫能殫姑舉是數端以識其梗槩使後之欲見師而不可得者覽斯文亦足以景仰遺風於万一云耳良諸信士全從進得師所剪髮盛以香奩朝夕供禮一旦光明遍室視奩中舍利纍纍如貫珠師隱山前後三十年爲己爲人惟其一出於真實故天下之人若僧若俗若智若愚上而公卿士大夫下及走卒兒童識與不識知與不知皆合手加額曰高峰古佛天下大善知識也喬祖自師至西峰即往參覲歲或十餘往往必留旬浹承教誨警策者至矣示本分鉗鎚外時以孔孟老莊微言要旨互難問而啓迪之益見師隨機設化之方也師未嘗握管今語錄中有一二偈讚十數頌古皆雙峰時所作爲弟子竊記者乃若示徒之語一句一字皆前所謂踐履真實中流出假言以顯道而已師貌清古体惰偉常俛首而坐非問道不荅聞談人過則首愈低久病癱甚坡翁省夫禪師病有云瘦又寒松露骨瘦又老虎垂頭殆爲師傳神也十數年間兩處成道場而未嘗過問少干懷焉喬祖從師游最久交諸耆舊家多故知師之出處言行最詳師之徒弟明初以擬集之事見囑不敢以才謭辭敬焚香潄盥拜手以述將求銘於大手筆云謹狀

行狀終

塔銘

前朝請大夫眉山家之巽　撰

夫子之道不憤悱則不啓發瞿曇之道不勇猛則不精進道固未易知也古之釋子山棲林巢草衣木食死灰牆壁其身心而不悔者為一大事耳後之真能為大事者千萬人一人高峰是已師名原妙吳江徐氏子母夢癯僧而免幼嗜趺坐稍長從嘉禾密印寺老宿法住出家習天台教不契入淨慈立死限學禅脇不席食不味見斷橋倫令參生從何来死從何去見雪巖欽令參狗子無佛性且問誰拖汝死屍来應聲

即棒當疑万法帰一一帰何處見雙徑五祖真贊疑
始決從欽、南明欽中前問師喝欽拈拄師把住云今
日打某甲不得拂袖徑出翌旦欽又問萬法帰一語
師云狗舐熱油鐺自此當機不遜尋過雪竇見西江
謀希叟曇復從欽雲之道場欽時居立僧與偕赴天
寧欲浼以事掩耳不顧欽嘗問日間浩浩作得主麽
師云作得主夢中何如云作得主正睡著時無夢想
見聞主在甚処師無語欽囑云從今不責汝學佛學
法只飢飯困眠纔覺抖擻精神看此際主人翁竟何
在師益警省咸淳丙寅冬入龍鬚山卧新飯松風廩

日搏撞欲一著子明白粤五載中夜推枕堕地有声
廓然大悟會積雪路絕数日人謂師已矣雪霽宴坐
如初甲戌還武康雙髻峰德祐丙子春大兵至師絕
食兼旬危坐不動事定户屨紛至己卯春避入西天
目之師子巖即石洞營小室丈許榜曰死関悉屏給
侍服用破甕為鐺併日一食洞梯山以升弟子罕面
共築師子院以居有三関語示衆云大徹底人本脫
生死因甚命根不斷佛祖公案只是一个道理因甚
有明與不明大脩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毘尼弗
契即非户不納會欽寄竹篦拂子法語辦香拈出道

價日隆遠方異域問道踵接運副鶴沙瞿君霆發敬
慕師一見機契即捨田莊為供師辭不受君捨心益
堅俾其徒以田别建一刹食卜蓮峰距巖可十里請
於官扁大覺禪寺以祖雍稱寺事乙未子月二十七
日師忽書二真軸以後事囑明初祖雍鵬朔上堂云
西峰三十年妄談般若罪犯彌天末後一句不敢累
及平人自領去也大衆還有知落處者麼良久云毫
釐有差天地懸隔别書偈云來不入死關去不出死
關鐵蛇鑚入海撞倒須彌山泊然而逝庚申春遺命
全歸死關師嘉熙戊戌三月二十三日生壽五十八

鵬四十三弟子百人受戒請益者万數遠近奔赴燃
香臂頂慟哭塡咽師清明枯淡篤志求道頓悟之後
屏居窮山跬步不出内心無喘外息諸緣欣然自得
為人至慈勤懇誨人善語和易或繼以逅及至室中
行祖令鞭策龍象盡情勘覈絲粟無貸嘗戒學者令
人負一知半解不能了徹參徒一詰茫然莫辨邪正
句來句去如手搏兒盖得處鹵莽故也直須大徹親
見親證明得差别智方解勘辨殺活機用嶮峻不可
湊泊如此尤矜細行崇戒律雖創兩刹日未嘗覦師
行解真實名震江湖識與不識皆手額讚歎曰古佛

善知識也余弱從無準翁道師準孫也創院立莊而囑以記心降久矣諸徒持事狀求銘烏得辭銘曰

高峯屹立　祖孫一律　妙年求道　力久真積
空山夜澄　撲地枕聲　玄關劃開　宇宙斬新
萬法歸一　一歸何處　熱油一句　大地起舞
西峯死窩　餘三十齡　雲包雪笠　朋來千門
一絲不掛　萬仞如壁　近不可泊　遠不可即
斷衲子命　了佛祖心　手抉重雲　霽月千林
鐵虵入海　虛空百碎　我作銘詩　無在不在

塔銘終

大元故佛慧圓明正覺普度大師斷崖和尚塔銘

前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虞集　撰

昔西方聖人為一大事出見於世法流中土時至緣熟達磨之來直指人心而已至乎大鑑其道大行五宗並立枝葉扶踈戶庭雖分惟一不二臨濟一宗大機大用收攝無量視彼孤絕接人為廣自是以來幾將千載弘法宇內多其子孫其最明著者自風穴小止首山淳興汾陽慈明楊岐白雲東山圓悟灼有端緒宋之南渡國於江海之間而慧命克昌有隆有昇所

謂千古豪傑之士激揚宗要風動雷應聲光莫盛焉
華公親承虎丘而受妙喜衣板之付佛照振其父風演
化相望而應菴以來相繼者密菴傑破菴先無準範
遂終宋之世矣
皇元混一海内崇尚象教度越前代時則有雪巖欽公
擔荷此事一時坐大道場說法東南無慮十數皆其
法嗣師子巖頭立死關者高峰妙公其長子乎能殺
能活據其正令以接後人寥寥又曠絕之餘環視四顧
能及之者盖鮮矣是故出其門者辦才福德名行于
世者不無其人至于實證實悟正眼洞徹縱橫自在

人天罔錯則吾斷崖禪師而已師俗姓湯氏父大有
母張以宋景定癸亥十一月二十三日生師於湖州德
清縣能食不茹葷血六歲始能言但從其母誦法華
經於人世事懵無所知姿貌巍然志若有所待年十
七有禪者過之誦高峰上堂語曰欲窮千里目更上
一層樓師忽言曰此大善知識必能為人拔釘去楔
爾能為我往見之乎母驚異之路具衣裝與之行見
高峰于天目山師子巖之死關為童峰謂之曰汝所
持何多為師曰以待寒暑峰曰学佛者不如是師即
刻盡以散諸人乃令提万法歸一一歸何処話因名

之曰從一他日峰為僧舉牛過窓櫺話師聞之忽生疑參究不倦一日告峰曰上極天宮下窮水際盡大地一琉璃瓶峰曰莫作聖解它日過鉢盂塘見松上雪墜有惺即詣峰呈頌曰不問南北與東西大地山河一片雪聲未絕峰痛棒之不覺隕身崖下懸崖壁立人意其必死同學明通捫蘿接礙以救之則師已出半山無所苦也謂通曰我往江西見欽公去也通曰汝孤貧老漢棒矣力挽之還即與通還山之西禅菴自誓曰七日不證則決去矣遂端直堅壁忘廢寢食夜則攀樹露立達旦未至所期豁然大悟馳至死關

呼曰老和尚今日謾我不得也呈頌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無蹤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峰上堂云我布縵天大網打鳳羅龍不曾遇得一鰕一蠏今日有憔螟蟲撞入三十年後向孤峯絕頂揚声大吽且道吽个什麼舉拂子云大地山河一片雪師便奪峰拂子為衆舉揚訶勵同學辭不少遜復曰盡大地有一人發真歸源從一皆知之峰歎其俊快有僧參峰次峰令見師乂曰驀直去其出言大抵如此久參者愧之幾有命如懸絲之慮遂歸德清其母為賣簪珥同入武康上柏山結茅以居人見其

混俗罔測其意越五年還匡山峰云大有人道你拖泥
帶水師曰兩眼對兩眼遂新落峰改其名曰了義元
貞乙未高峰示寂師亦韜晦或遊禪林頹然居下板
孤峭嚴峻不暇借人辭色或觸其機鋒發言如奔雷
諸方宿衲莫不驚歎居不擇地隨寓而休而律範大
閑凜如氷雪所至四衆歸重公侯貴人爭相迎奉無
虛日師守正宗禪寺累請住持師若不聞亦未嘗受
請立僧而咸尊之曰義首座云中峰本公大揚高峰
之道烜赫聪著法席之盛中外罕及至治癸亥棄衆
而化同門布衲雍公見地明白提唱超卓而去世更

久後太定三年師勉徇衆請歸坐祖庭者一載所謂正
宗禪寺者也參學之衆輻湊而至或示衆曰除却語
默動靜道將一句来又嘗曰一息不来向何處安身立
命然或嬉笑怒駡捅言穢語人所不堪或不因勸請自
肆談說或作偈頌不待思惟應機而發人所莫測元
統元年歲除日師忽謂從者曰有一件事天来大你
還委悉麼良久云明日是年朝正月六日乙未詣法
雲塔西指空地曰更好立个無縫塔其晚與禪者談
笑至夜分乃曰老僧明日天台去也禪者曰其甲隨
師去師曰你走馬也趕我不及翌午跏趺而化世壽

七十二僧臘四十有九後七日藏其全身于師子岩之後雲深菴化之日雷砰雨射白晝晦瞑葬之日雪花繽紛林木縞素送葬者數千人悲慟哀戀聲撼山谷初本公示寂會葬斎次師笑謂衆曰後十二年更為老僧一會至是十二年矣至順二年七月

文宗皇帝聞師道行有詔命宣政使賫香幣入山宣問勅有司加護元統二年月中書平章政事御史大夫撒迪奏

今上皇帝明詔賜號佛慧圓明正覺普度大師璽書至山師已不及見矣前住持普慶禅寺正印本蒙古人歴徑山等一座以嘗侍香其席與同志以師事實來求塔銘後二年番易張善式從本公瀞居天目家久結輯師生縁悟由語録平實可孝乃校而序之集昔嘗与師相見於吳郡忽已十七年周遊南北退處空山思欲再見如師之高明洞達者不可復得慨觀古昔祖席之盛棲人之的何其宏偉卓絶哉虛空無盡佛法無盡有能得是傳者集雖老猶將往問之故為之銘銘曰

傳法正宗　臨濟正弘　汾陽慈明　楊岐大行

佛果二子　雙樹齋衛　區區東南　雷動海湧

衆付心傳　惟證乃知　孰爲之祖　孰爲之師
巖峰之顛　師子返擲　我見其人　斷崖千尺
荃草金身　說法熾然　無當吾機　我非不言
堂堂天目　鼓鐘朝夕　龍象人天　遊燕食息
前際既往　後者未來　我於其間　重關一開
天子有詔　於赫嚴護　使未及山　委席不住
山高雲深　靈骨在焉　摩尼滄海　朗月中天

至元六年庚辰歲五月五日

大元勑賜智覺禪師法雲塔銘

奎章閣學士院侍書學士翰林直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經筵官臣虞集奉勑撰

天目之山有師子巖高峰妙禪師居之設死關以辨決參學之士望崖而退者衆矣得一人曰本公是爲中峰和尚師生有異徵爲童兒嬉戲必爲佛事稍長閱經教然指臂求佛甚切晝夜彌勵困則首觸柱以自儆期必得乃已及入死關密叩心要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處恍然開解而師曰

謂所證未極勵精勤苦諮訣無怠及觀流泉乃大發
明師亦闕而不聞自是說法示人縱横談貫如千江
一源奔注放溢莫之能禦累千百言應問無礙隨其
根器廣為策勵世推以為大辯馬高峰將戢化權遂
書真讚屬諸師云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
肖見得半邊莫其授受不虛若此著書五篇曰山
房夜語擬寒山詩曰楞嚴徵心辯見或問曰信心銘
闢義解曰幻住家訓名曰一華五葉集復著金剛般
若略義一卷別傳覺心一卷東語西語三卷語錄十
卷別錄十卷盛傳于世

仁宗皇帝聞而聘之不至製金紋伽梨衣賜之號之
曰佛慈圓照廣慧禪師賜師子院名曰正宗禪寺
英宗皇帝亦封香製衣即所居而脩敬焉駙馬太尉
瀋王王璋嘗使人從師問法意以為未足請於
上親往見之既見構亭巖前曰真際表得法也三藏
法師沙律愛護持必剌牙室利遊方時亦嘗從師參
詰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每受師書必焚香望拜
與師書必自稱弟子行省丞相別不花行宣政院使
張閭諸達官尤加敬眾每徑山靈隱虛席必以待師
師固不受乃已轉運使瞿霆發以大覺寺奉師亦不

受師踰淛絕江渡淮泝汳至浮舟以居而避去之後
之者如雲北極龍漠東涉三韓西域南詔之人遠出
萬里之外莫不至焉所至結菴一名曰幻住信施金
幣重寶交至一視之邈如也師相好魁碩見者贊歎皆
畫像事之南詔人有奉其像歸者夜出神光燭天其
土感悅遂篤信禪宗云時人為之語曰師乘大悲願力為法
檀度觀時適宜隨機應物多諸方便如摩尼珠無有
定色為未證得為證得者說我無悟由為求名聞利
養者韜晦巖谷為毀犯律儀者演毘尼法為妄認法
塵以資狂解者導以正悟為圓機者直示向上師皆
以身先之而不事夫空言也而師方自以為文字失
於學問參究闕於悟明尋常為好事者所稱蓋隸緣
之偶然耳翩然為退休之計噫師之高邁過人遠甚而
謙抑如此所以為不可及也師諱明本宋景定癸亥
歲生錢唐姓孫氏年六十一僧臘三十七大元至治
癸亥八月十四日化於其山東岡之草廬有訣別書
偈誡門人勿行世俗禮而門人及遠近來弔者哭師
哀甚聲動山谷遂奉全身葬于西岡之上而塔焉後
七年天曆己巳正月甲子
聖天子使翰林學士承　旨領國子監事阿憐帖木兒

耳名臣集至便殿命之　若曰其賜謚與塔名而洪
集為之銘俾其門人善達容的理刻之山中臣集再
拜而言曰　國家崇尚佛乘至矣而近日禅學之弊
以覺識依通為悟明以穿鑿機緣傳授為參學以險
怪奇語為提唱以破壞律儀為解脫以交結貴遊貪
緣掾位為出世方便惟和尚傳佛心宗卓絕不倚弘
闡玄猷痛斥禪病以救末法其高識遠見淳德實行
法量汪洋辯才無礙東南一人而已請謚曰智覺禪
師塔曰法雲銘曰
巍又楞伽　上極無際　大雄善喻　著無上義

達磨之東　憂言多窮　獨此不遺　曰心之宗
是故妙師　高蹈天目　右海左江　以表遐矚
師子巖又　置死為關　孰嘗吾鋒　有造無還
惟幻住叟　登中峰最　示則絕學　無依無外
千偈翻瀾　大書好言　昏蒙錮滐　杖提孔艱
如彼淫疾　勝邪並受　有大醫王　為出一手
鍼砭塗摩　檮餌鍊烹　紛然百為　因病以生
疾除醫已　言亦如是　得本不迷　何有一字
忠顧滐弘　智覺所悖　受職度人　彊乎法雲
法雲彌天　有蔭斯溥　燃于

皇風　永扇終古

天暦二年八月　日師子正宗禪寺當代

住僧了□建